

“个体社会心理”视角下的极端主义行动溯源^{*}

桂晓伟

摘 要：任何极端主义行动最终都要依靠个体完成,但是既有研究主要从文本概念、法律制度、宏观结构和组织行为等视角研究伊斯兰极端主义,而较少关注个体投身其中的心路历程。本文从“个体社会心理”的微观视角,分析了“世界观的异化”“存在感的缺失”“极端思想的鼓动”“极端组织的改造”四个要素在促使个体完成激进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同时,本文详细阐述了四个要素的基本内容、具体作用、彼此间的逻辑关系以及在重要性上的差异,以期为更好地应对伊斯兰极端主义提供有益的启发。

关键词：伊斯兰极端主义;个体社会心理;极端思想;极端组织

作者简介：桂晓伟,博士,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武汉 430072)。

文章编号：1673-5161(2021)05-0110-22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 本文系 2019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9BKS160)及武汉大学 2018 年国别和区域研究项目(1205-413100021)的阶段性成果。

一、导 论

近年来,虽然各国在反恐战争中屡有斩获,但全世界仍然面临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据《2019年国别恐怖主义报告》(Country Reports on Terrorism 2019)显示,“伊斯兰国”在巴格达迪被美军打死后,已迅速完成了重组,不断煽动其追随者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等地区发动恐怖袭击。^①其中,“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在2018年制造的恐袭事件已造成1,000多人死亡,是该年度全球致死人数排名第四的恐怖组织。^②据《2019年欧盟恐怖主义现状和趋势报告》(EU Terrorism Situation and Trend Report 2019)显示,“基地”组织并未因本·拉登及其子被击毙而减弱对西方国家发动恐怖袭击的意图。2019年“基地”组织在欧洲地区共发动恐怖袭击119起,有1,004人因涉嫌参与恐袭遭逮捕。^③非洲之角的索马里青年党、萨赫勒地区的“支持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组织(JNIM)以及叙利亚的“解放沙姆组织”虽然不像“伊斯兰国”组织、“基地”组织那样名声在外,但近年来却迅速发展成为最活跃和最危险的宗教极端组织。^④这表明,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发展仍十分活跃,频繁策动暴力恐怖袭击,如何从“宗教极端思想”“宗教极端组织”“暴力恐怖活动”三个环节入手消除滋生极端主义的土壤仍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任务。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亟须反思对极端主义治理方式的不足,积极采取有效应对措施。既有研究主要从文本概念、法律制度、宏观结构和组织行为等视角研究伊斯兰极端主义,较少关注个体投身其中的心路历程。本文拟从“个体社会心理”视角入手,探讨恐怖分子的激进化转变历程,以推进该问题的研究。

伊斯兰极端主义是当代伊斯兰主义中持激进甚至极端立场的思想观念、政治主张和社会改造方案的一系列观点的统称。^⑤它否定以世俗主义为基础的政治原则,通过歪曲伊斯兰教教义为恐怖主义提供意识形态支持和社会动员手段,依靠组织化运作方式和极端暴力手段排除异己,最终试图建立一套以伊斯兰教

^① “Country Reports on Terrorism 2019,”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9, <https://www.state.gov/reports/country-reports-on-terrorism-2019/>, 上网时间:2020年11月25日。

^② “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19: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Terrorism,”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 November 2019, <https://www.visionofhumanity.org/wp-content/uploads/2020/11/GTI-2019-web.pdf>, 上网时间:2020年11月25日。

^③ “EU Terrorism Situation and Trend Report 2019,” Europol, June 27, 2019, <https://www.europol.europa.eu/activities-services/main-reports/terrorism-situation-and-trend-report-2019-te-sat>, 上网时间:2020年11月25日。

^④ “Country Reports on Terrorism 2019”。

^⑤ 刘中民:《伊斯兰的国际体系观:传统理念、当代体系及现实困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5期,第5页。

法为基础的全面而彻底的伊斯兰秩序。^① 学界关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五个方面展开。

第一,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历史根源、本质特征和政治主张的分析。这些研究认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根源可追溯至中世纪的哈瓦利吉学派和罕白里学派、近代的民间瓦哈比主义以及当代的圣战萨拉菲主义。^② 尽管上述派别之间不乏分歧,但其核心主旨都是将“圣战”作为“履行宗教功修和道德承诺的绝对义务”,鼓吹通过暴力手段打击异教徒,实现所谓“复兴伊斯兰教”的最终目标。^③

第二,对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立法和执法问题的研究。此类研究认为,探究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思想和社会根源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④因此更注重分析打击恐怖主义的相关立法和制定具有可行性的合作机制,在实践中杜绝恐怖分子开展暴恐行动的途径(如切断其资金链和武器购买渠道)、发现并破坏他们的通信网络和藏匿窝点、加强安保措施和危机管控的薄弱环节等^⑤。上述两类

① 参见吴云贵:《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辨析》,载《国外社会科学》2002 年第 1 期,第 17 页;刘中民:《伊斯兰主义的“伊斯兰国家”思想》,载《西亚非洲》2011 年第 4 期,第 11-18 页;王晋:《对立与暴力: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特质刍议》,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 年第 4 期,第 42-43 页;方金英:《穆斯林激进主义:历史与现实》,北京:时事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60-166 页;Michael Fredholm, “Islamic Extremism as a Political Forc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entral Asian Islamic Extremist Movements,” *Asian Cultures and Modernity*, Vol. 12, No. 2, 2006, pp. 19-30; Brian R. Farmer, *Understanding Radical Islam: Medieval Ideolog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ern: Peter Lang, 2007, p. 36。

② 金宜久:《“瓦哈比派”辨》,载李玉、陆庭恩主编:《中国与周边及“9·11”后的国际局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96 页;包澄章:《中东剧变以来的萨拉菲主义》,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 年第 6 期,第 106-118 页;刘中民、俞海杰:《“伊斯兰国”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探析》,载《西亚非洲》2016 年第 3 期,第 41-61 页;马轶才、丁俊:《哈瓦利吉派及其极端思想探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7 年第 3 期,第 3-16 页;Hamid Algar, *Wahhabism: A Critical Essay*, New York: Islamic Publications International, 2002, pp. 18-35; Jan-Peter Hartung, *A System of Life: Mawdūdi and the Ideologisation of Islam*,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14, pp. 15-22; William McCants and Jarret Brachman, *Militant Ideology Atlas: Executive Report*, New York: 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 2006, p. 10。

③ 崔守军:《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历史根源与圣战萨拉菲主义的嬗变》,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 年第 4 期,第 30 页。

④ Edward Newman, “Exploring the Root Causes of Terrorism,”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29, No. 8, 2006, pp. 749-772。

⑤ 参见赵秉志等编译:《外国最新反恐法选编》,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628-642 页;贾宇、张金平:《世界各国打击“伊斯兰国”反恐立法的焦点与困境》,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6 期,第 99-107 页;齐文远、魏汉涛:《英美反恐立法的得失及其启示》,载《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 年第 6 期,第 103-115 页;张驰:《国际反恐立法实践与启示》,载《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4 年第 4 期,第 68-76 页;Albert J. Jongman, *Political Terrorism: A New Guide to Actors, Authors, Concepts, Data Bases, Theories, and Literature*, (转下页)

研究对深入理解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概念和特征,以及防范和打击制度提供了诸多启发,不过这些研究主要采用的是文本和规范分析,在与具体经验结合进行机制过程分析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第三,对伊斯兰极端主义滋生和蔓延的结构性要素的分析。这些研究认为,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所导致的伊斯兰世界的衰落^①、欧美国家对中东事务的干预和操纵^②、伊斯兰世界内部持续不断的宗教矛盾和教派冲突^③、穆斯林移民融入西方世界过程中遭遇的歧视和不平等对待^④、极端意识形态的煽动和

(接上页注^⑤) London: Routledge, 2017, pp. 1-20; Antonio Caiola,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Directive on Combating Terrorism,” *ERA Forum*, Vol. 18, No. 3, 2017, pp. 409-424; Raphael Bossong, “The Action Plan on Combating Terrorism: A Flawed Instrument of EU Security Governance,” *JCM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46, No. 1, 2008, pp. 27-48。

① 参见阿不力孜江·沙吾提、古力斯坦·亚生:《当代伊斯兰极端主义兴起的原因及其影响》,载《宁夏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第152-157页;范娟荣:《国际恐怖主义的严峻形势及其动因》,载《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9期,第53-56页;吴云贵:《试析伊斯兰极端主义形成的社会思想根源》,载《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3期,第1-10页;杨恕、蒋海蛟:《伊斯兰复兴和伊斯兰极端主义》,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59-64页;Albert J. Bergesen, and Omar Lizardo,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and the World-System,” *Sociological Theory*, Vol. 22, No. 1, 2004, pp. 38-52; Audrey Kurth Cronin, “Behind the Curve: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3, 2003, pp. 30-58; Quan Li and Drew Schaub,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ransnational Terrorism: A Pooled Time-Series Analysi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8, No. 2, 2004, pp. 230-258。

② 参见[美]J. L. 埃斯波西托:《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东方晓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88-89页;田文林:《对中东民族主义的多维思考》,载《世界民族》2003年第3期,第10-12页;苏畅:《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由来及应对》,载《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1期,第56-62页;Jess Wendover,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Essays on the New Mobility of People and Money,” *Berkeley Planning Journal*, Vol. 14, No. 1, 2000, pp. 117-120; Thomas Hegghammer, “The Rise of Muslim Foreign Fighters: Islam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Jiha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5, No. 3, 2010, pp. 53-94。

③ 参见[德]哈拉尔德·米勒:《文明的共存》,郗红、那滨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96页;[英]乔比·沃里克:《黑旗:ISIS的崛起》,钟鹰翔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142-152页;王联:《“伊斯兰国”的兴起与极端主义在中东的扩张》,载《亚非纵横》2015年第1期,第1-10页;李维建:《撒哈拉以南非洲伊斯兰极端主义》,载《世界宗教文化》2013年第3期,第47-55页;张亚冰:《巴基斯坦极端主义的根源、特点及政府“去极端化”策略研究》,载《南亚研究》2015年第4期,第86-97页;包澄章、孙德刚:《“伊斯兰国”组织与中东恐怖主义治理新理念》,载《理论视野》2016年第2期,第57-62页;Abdel Bari Atwan, *Islamic State: The Digital Caliphate*,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5, p. 4; Patrick Cockburn, *The Rise of Islamic State: ISIS and the New Sunni Revolution*, New York: Verso Books, 2015, pp. 25-30。

④ 参见林玲:《“9·11”事件后美国穆斯林族群政治文化生态考察》,载《中国穆斯林》2010年第6期,第12-15页;宋全成:《族群分裂与宗教冲突:当代欧洲国家的恐怖主义》,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4年第3期,第110-111页;刘冬:《法国穆斯林移民问题的原因剖析》, (转下页)

蛊惑^①,是导致伊斯兰极端主义兴起和蔓延的主要原因。但此类结构性分析仍较为宏观,现实中并非只有穆斯林世界存在危机和怨恨,也不是只有穆斯林遭遇歧视和不平等,因此仍需深入挖掘它们究竟如何在微观层面塑造伊斯兰极端组织和恐怖分子的发展和走向。

第四,对伊斯兰极端组织权力结构、发展战略、资源动员方式、行动策略的分析。此类研究发现,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权力结构一般包括一位魅力型领袖、若干中坚分子、支持该组织运转的政治经济势力,以及大量同情和支持该组织的普通民众。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伊斯兰极端组织通常都会采用更加激进化的发展战略,^②旨在获取更多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组织资源和象征资源,更好地实现其战略目标。^③ 极端组织还会借助社交网络或亲友纽带,寻找有挫折感的个

(接上页注^④)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6 年第 1 期,第 69-82 页; Jocelyne Cesari, “Mosque Conflicts in European Cities: Introduction,”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Vol. 31, No. 6, 2005, pp. 1015-1024; Maud S. Mandel, *Muslims and Jews in France: History of a Conflict*, New Yor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30-45。

① 参见[英]查尔斯·利斯特:《“伊斯兰国”简论》,姜弈晖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2016 年版,第 3 页;焦佩、夏路:《伊斯兰世界:国际恐怖主义的宗教民族因素分析》,载《阴山学刊》2014 年第 3 期,第 81-82 页;刘中民:《伊斯兰的国际体系观:传统理念、当代体现及现实困境》,第 4-32 页;周明、曾向红:《适当性逻辑的竞争:“基地”与“伊斯兰国”的架构叙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 年第 4 期,第 80-111 页; Donald Holbrook, “Using the Qur’an to Justify Terrorist Violence: Analysing Selective Application of the Qur’an in English-Language Militant Islamist Discourse,” *Perspectives on Terrorism*, Vol. 4, No. 3, 2010, pp. 15-28; Mary Habeck, *Knowing the Enemy: Jihadist Ideology and the War on Terror*,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63; David Snow and Scott Byrd, “Ideology, Framing Processes, and Islamic Terrorist Movements,” *Mobil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Vol. 12, No. 2, 2007, pp. 119-136。

② 参见汪波:《欧洲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性质和内在结构研究》,载《国际观察》2015 年第 4 期,第 101-115 页;王晋:《“伊斯兰国”与恐怖主义的变形》,载《外交评论》2015 年第 2 期,第 138-156 页;王雷:《“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兴起与中东政治变迁》,载《亚非纵横》2014 年第 6 期,第 1-14 页;田文林:《“伊斯兰国”兴起与美国的中东战略》,载《现代国际关系》2014 年第 10 期,第 24-30 页; Shaul Mishal and Maoz Rosenthal, “Al Qaeda as a Dune Organization: Toward a Typology of Islamic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28, No. 4, 2005, pp. 275-293; Jean-Luc Marret, “Al-Qaeda in Islamic Maghreb: A ‘Global’ Organization,”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31, No. 6, 2008, pp. 541-552; Jerrold M. Post “Current Understanding of Terrorist Motivation and Psychology: Implications for a Differentiated Antiterrorist Policy,” *Terrorism*, Vol. 13, No. 1, 1990, pp. 65-71。

③ 参见曾向红:《恐怖主义的整合性治理:基于社会运动理论的视角》,第 85-88 页;曾向红、陈亚州:《“伊斯兰国”的资源动员和策略选择》,载《国际展望》2015 年第 3 期,第 103-122 页;董漫远:《“伊斯兰国”的崛起和影响》,载《国际问题研究》2014 年第 5 期,第 51-61 页; Victor Asal, Brian Nussbaum and William Harrington, “Terrorism as Transnational Advocacy: An Organizational and Tactical Examination,”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30, No. 1, 2007, pp. 15-39; Jordi Comas, Paul Shrivastava and Eric C. Martin, “Terrorism as Formal Organization, Network, and Social Movement,”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quiry*, Vol. 24, No. 1, 2015, pp. 47-60。

体,然后以心理安抚等名义对之灌输极端思想。^①最后,这些极端组织会采用战场攻防、就地圣战、小规模突袭以及独狼行动等各种手段,对目标实施攻击。^②上述研究为更好地理解伊斯兰极端组织提供了有益其实,相对而言,相关研究对这些极端组织和恐怖分子之间相互影响的动态机制的分析仍有待进一步深入。在理论上,这种关联常常可以传递重要的信息,因为极端组织的行动最终要通过个体来实施,而实施效果反过来又决定了这些组织的存续和兴亡。

第五,对恐怖分子激进化历程的分析。这些研究认为个体在生活中经历的挫折和创伤,以及群体在社会动荡中经历的“本体不安全感”,会让人们产生焦虑、羞辱、相对剥夺感、怨恨等负面情绪,从而为他们接受宗教极端思想埋下伏笔。^③此

① 参见赵桂芬:《宗教极端主义组织招募的心理策略研究》,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12-17页;苏畅:《“伊斯兰国”在中亚的势力延伸:现实梳理与可能性评估》,载《俄罗斯学刊》2017年第3期,第69-76页;Peter R. Neumann and Brooke Rogers, *Recruitment and Mobilization for the Islamist Militant Movement in Europe*, London: ICSR, 2007, p. 4; Marc Sageman, *Understanding Terror Network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4, pp. 8-15; Robin L. Thompson, “Radicalization and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Journal of Strategic Security*, Vol. 4, No. 4, 2011, pp. 167-190; Andrew Silke, “Holy Warriors: Exploring the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of Jihadi Radicaliz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Vol. 5, No. 1, 2008, pp. 99-123.

② 参见杨恕:《国际恐怖主义新特征》,载《人民论坛》2017年第1期,第35页;钱雪梅:《基地的“进化”:重新审视当代恐怖主义威胁》,载《外交评论》2015年第1期,第113-135页;朱永彪、武兵科:《结构压力,资源动员与极端组织的攻击策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9期,第90-122页;丛培影:《圣战萨拉菲主义对欧洲青年的影响:动因与策略》,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第134-140页;刘中民、任华:《也门极端组织的演变,成因及其影响》,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7年第2期,第3-18页;Clare Ellis, “With a Little Help from My Friends: An Exploration of the Tactical Use of Single-Actor Terrorism by the Islamic State,” *Perspectives on Terrorism*, Vol. 10, No. 6, 2016, pp. 41-47; Bart Schuurman, “Lone Actor Terrorist Attack Planning and Preparation: A Data-Driven Analysis,” *Journal of Forensic Sciences*, Vol. 63, No. 4, 2018, pp. 1191-1200; Petter Nesser, Anne Stenersen and Emilie Oftedal, “Jihadi Terrorism in Europe: The IS-Effect,” *Perspectives on Terrorism*, Vol. 10, No. 6, 2016, pp. 3-24.

③ 参见陈敏华:《国际反恐形势的新变化及其对策思考》,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年第6期,第62-70页;潘光:《欧亚大陆腹地极端与恐怖主义组织发展态势及对中国的威胁》,载《国际展望》2013年第5期,第93页;周明:《恐怖组织的群体实体性与国际动员能力:基于“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的比较》,载《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第32-35页;李恒:《欧美反恐策略及对我国的启示》,载《中国刑警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第80-81页;曾向红、陈科睿:《理解恐怖分子的行为激进化: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载《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第4期,第13-18页;曾向红:《全球化、逆全球化与恐怖主义新浪潮》,载《外交评论》2017年第3期,第150-152页;孙灯勇、郭永玉:《相对剥夺感,想得、应得、怨愤于未得》,载《心理科学》2016年第3期,第714-719页;Catarina Kinnvall, “Globalization and Religious Nationalism: Self, Identity, and the Search for Ontological Security,”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25, No. 5, 2004, p. 745; Evelin Gerda Lindner, “Humiliation as the Source of Terrorism: A New Paradigm,” *Peace Research*, Vol. 33, No. 2, 2001, pp. 59-68; (转下页)

时,一些伊斯兰极端组织往往会乘虚而入,或通过各种利益笼络和收买他们,或通过曲解宗教教义鼓动和迷惑他们,使他们相信极端主义才是解决人生困境和负面情绪的唯一出路。^① 相比前面四种研究,这种聚焦恐怖分子激进化历程的研究更加微观,更有利于细腻地呈现出这些个体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是如何生活的,又有着怎样的行为逻辑。这一视角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究宗教暴力恐怖行动产生的根源,并据此提出更有效的应对策略。但该视角的研究仍然存在几个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恐怖分子的激进化过程是否遵循线性的发展道路。对此,一些研究提出了线性模型、阶段模型、阶梯模型,将激进化看作一个渐次演变的过程,^②另一些研究则认为,个体从“认知开放”到“追寻宗教”解决方案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③ 其次,恐怖分子的思想 and 行为的激进化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大多数现有线性模型都认为思想激进化是行为激进化的必要前提,只要一定的条件出现,具有宗教极端思想的个体或群体就会从事恐怖活动。也研究指出,人们从事恐怖活动可能基于多种原因,并不以具有宗教极端思想为

(接上页注^③) Heather J. Smith and Yuen J. Huo, “Relative Deprivation: How Subjective Experiences of Inequality Influence Social Behavior and Health,” *Policy Insights from the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Vol. 1, No. 1, 2014, pp. 231–238; Arie Kruglanski *et al.*, “Fully Committed: Suicide Bombers’ Motivation and the Quest for Personal Significance,”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30, No. 2, 2009, pp. 331–357。

① 参见王欣:《反极端主义视角下的中外去极端化比较研究》,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50页;汪波:《西欧伊斯兰极端主义形成的根源研究》,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年第2期,第38–51页;曾向红:《恐怖主义的整合性治理:基于社会运动理论的视角》,第92页;曾向红、陈科睿:《理解恐怖分子的行为激进化: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第18–24页;魏英杰:《理性与暴力:对恐怖主义六种策略的分析》,载《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4期,第134–136页;Eli Berman and David D. Laitin, “Religion, Terrorism and Public Goods: Testing the Club Model,”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92, No. 10, 2008, pp. 1942–1967; James Love, *Hezbollah: Social Services as a Source of Power*, Florida: Joint Special Operations University Press Publications, 2010, p. 214; Bruce Hoffman, *Inside Terror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241。

② 参见 Randy Borum, “Understanding the Terrorist Mind-Set,” *FBI Law Enforcement Bulletin*, Vol. 72, No. 7, 2003, pp. 7–10; Fathali M. Moghaddam, “The Staircase to Terrorism: A Psychological Explora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 60, No. 2, 2005, pp. 161–169; Mitchell D. Silber and Arvin Bhatt, *Radicalization in the West: The Homegrown Threat*, New York: The New York City Police Department, NYPD Intelligence Division, 2007, pp. 1–90。

③ 参见 Clark McCauley and Sophia Moskalenko, “Understanding Political Radicalization: The Two-Pyramids Model,”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 72, No. 3, 2017, pp. 211–215; Mohammed Hafez and Creighton Mullins, “The Radicalization Puzzle: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of Empirical Approaches to Homegrown Extremism,”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38, No. 11, 2015, pp. 958–975。

唯一前提。^①最后,前述两个争论均涉及一个关键问题,即在个体激进化的过程中存在何种中介机制既可以让心怀怨恨的穆斯林更加坚定地选择极端主义作为解决方案,也可以让思想温和的穆斯林最终转化为极端的恐怖分子。对此,有研究将人际网络、虚拟网络和大众传媒看作此类中介。^②但这类分析仍有欠缺。毕竟,人际网络和大众传媒其实也可以是中性的,通过它们散播宗教极端思想的宗教极端组织应该更有资格成为促使个体激进化的中介,而既有研究对于宗教极端组织在这一过程中的行动策略和运作机制的分析有待进一步深入。

本文拟从“个体社会心理”视角更深入地分析伊斯兰极端主义策动的暴力恐怖活动产生的根源。“个体社会心理”视角包含三个方面。首先,它强调进入个体的生活世界,探究其生命历程,尤其关注其中可能导致个体思想和行为变化的关键节点。^③其次,伊斯兰极端组织在个体的激进化过程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中介作用。但本文也主张,个体思想和行为的激进化与这些组织的介入之间并不存在渐进的线性关系,个体可能在接触这些组织之前已完成思想转化,也可能在进入这些组织之后才完成思想转化。最后,伊斯兰极端思想在个体和极端组织的互动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粘合作用。它不仅会塑造和强化个体的宗教极端心理,帮助他们克服从事暴力恐怖活动的心理障碍,也是这些宗教极端组织吸引人力物力资源、发展壮大自身的重要工具,从而使双方围绕伊斯兰极端主义这一共同目标形成稳定的价值和利益共同体。

二、世界观的异化

世界观的作用在于告诉人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来认识和改造世

^① 参见 Clark McCauley and Sophia Moskalenko, “Understanding Political Radicalization: The Two-Pyramids Model,” p. 211; Arie Kruglanski *et al.*, “The Psychology of Radicalization and Deradicalization: How Significance Quest Impacts Violent Extremism,”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35, No. 2, 2014, pp. 69–93; Arie W. Kruglanski *et al.*, “Terrorism — A (Self) Love Story: Redirecting the Significance Quest Can End Violence,”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 68, No. 7, 2013, pp. 1–17.

^② 参见曾向红、陈科睿:《理解恐怖分子的行为激进化: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第24–28页; Sean Reynolds and Mohammed M. Hafez,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of German Foreign Fighters in Syria and Iraq,”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 31, No. 4, 2019, pp. 661–686; Michael King and Donald M. Taylor, “The Radicalization of Homegrown Jihadists: A Review of Theoretical Models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Evidence,”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 23, No. 4, 2011, pp. 602–622.

^③ Rex A Hudson, *The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of Terrorism: Who Becomes a Terrorist and Why?*, Washington: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Federal Research Division, 1999, pp. 22–71.

界,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自身的意义和价值。^①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的世界观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正确的方法,而异化的世界观则会让人们在这个过程中迷失自我,误入歧途。对伊斯兰极端分子而言,这种异化的世界观主要表现为宗教极端思想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所带给他们的某些心理倾向,当他们遭遇困境时,这些心理倾向又会反过来拉近他们和宗教极端思想的距离,进而增加他们接受宗教极端思想乃至从事暴力恐怖活动的可能性。具体而言,伊斯兰极端思想主要从四个方面对个体的世界观产生异化影响,并导致了四种不同心理倾向的出现。^②

第一,权威主义心理倾向。这种心理倾向的主要特征是对权威的盲目遵从,从而丧失自我的理性判断能力。研究表明,这种心理倾向的形成不仅与过分严苛的家庭教育环境相关,更与过分僵化封闭的社会文化氛围相关。^③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社会的大氛围影响了家庭的小氛围。在伊斯兰极端思想较为浓厚的社会氛围中,人们更容易接触激进和极端思想,这些思想所传递的充满仇恨斗争的意识形态和狭隘排外的宗教主义情绪会在潜移默化中强化人们的某些偏见,让他们不假思索地固守传统、非黑即白地理解对错、盲目激进地排斥他者,并将自己的不幸和挫败归咎于他者。^④长此以往,生活在这种氛围中的穆斯林就可能形成僵化、封闭、难以容忍不确定性且缺少自我反思的认知倾向,并将这种倾向通过家庭、社区传递给周围的人们。这种氛围同时还会在穆斯林中间形成一种社会监督效应,使那些温和的穆斯林随时处在自我反省和改进的压力之中。上述情况在中东及欧美国家的穆斯林社群中并不鲜见。^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特定社会中浓厚的极端宗教氛围与权威主义心理倾向的形成联系在了一起,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个体也就或多或少地带有权威主义心理倾向。其中的某些观念,比如对权威的渴望、对僵化思维的习以为常等,在将来的某一天可能会成为个人选择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诱因,而这一切的种子其实早就埋在了个体早期的

^① John Duckitt and Kirstin Fisher, "The Impact of Social Threat on Worldview and Ideological Attitude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24, No. 1, 2003, pp. 199-222.

^② Randy Borum, "Psychological Vulnerabilities and Propensities for Involvement in Violent Extremism," *Behavioral Sciences and the Law*, Vol. 32, No. 1, 2014, pp. 287-291.

^③ Else Frenkel-Brunswik *et al.*,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New York: Harper, 1950, pp. 28-32.

^④ Randy Borum, "Psychological Vulnerabilities and Propensities for Involvement in Violent Extremism," p. 287; Christian Seipel *et al.*, "Authoritarianism Research and the Role of Socialization," in Samuel Salzborn, Eldad Davidov and Jost Reinecke, eds., *Methods, Theories, and Empirical Application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Springer, 2012, pp. 185-191.

^⑤ 参见周明、曾向红:《“基地”与“伊斯兰国”的战略差异及走势》,载《外交评论》2016年第4期,第130-156页;林玲:《“9·11”事件后美国穆斯林族群政治文化生态考察》,第12-15页。

生活和教育经历之中。^①

第二,教条主义心理倾向。这一心理倾向是权威主义心理倾向的自然延伸。当个体过分迷信和盲从权威时,他的认知系统就会变得封闭,既难以改变固有的知识体系,也难以接受与之不符的新鲜事物,从而在思想和行动上都会趋于刻板 and 僵化。具体表现在宗教问题上,带有教条主义心理倾向的个体对于宗教权威的服从和容忍,对于异教徒的排斥和敌视都会变得更加极端和执着。进而,当他的这套知识体系受到威胁和挑战时,也就更容易产生激进的思想 and 行动倾向。其最典型的一个表现便是极力贬损带来改变的异见者,并希望借此回到自己感到舒适的认知范围内。^② 根据既有研究,刻板僵化、保守排外的伊斯兰极端思想在经济社会发展都相对落后的环境中往往非常具有市场。这是因为,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人们往往缺乏理性包容的社会和家庭教育,但却很容易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挫败和无助,结果他们不仅缺乏反思宗教极端思想的能力,反而将其看作支撑自己走出困境的精神支柱。这些因素的叠加进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它不仅让理性温和的现代教育难以落实,也为宗教极端思想的生长提供了土壤,最终让与之相关的教条主义心理倾向得到延续。^③ 比如,法国的穆斯林移民后代中没有文凭的比例达到 25.6%,比非穆斯林移民后代高出两倍还多;获得高中以上文凭的比例仅有 31.2%,而信仰其他宗教的年轻人的这一比例却高达 54.4%;^④ 而沙特的宗教极端分子大多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超过一半的人缺少严格的家庭管教和监督,部分家庭甚至本身就是问题家庭。^⑤ 这些例子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宗教极端思想和教条主义心理倾向在特定时空环境下的相互强化关系。

第三,启示主义心理倾向。在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包装下,启示主义宣称历史的发展将会按照既定的蓝图展开,它将颠覆当下的世俗政权,建立所谓的“哈里

^① J. Christopher Cohrs, “Threat and Authoritarianism: Some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Comm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Vol. 48, No. 1, 2013, pp. 50 – 54; Marc Hetherington and Elizabeth Suhay, “Authoritarianism, Threat, and Americans’ Support for the War on Terror,”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5, No. 3, 2011, p. 547.

^② Milton Rokeach, “The Nature and Meaning of Dogmatism,”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61, No. 1, 1954, pp. 194 – 204; John T. Jost *et al.*, “Political Conservatism as Motivated Social Cognit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 129, No. 3, 2003, pp. 339–375.

^③ Sabrina de Regt, Tim Smits and Dimitri Mortelmans, “Trends in authoritarianism: Evidence from 31 European Countrie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y Studies*, Vol. 3, No. 1, 2011, pp. 395 – 404; Gerard Saucier *et al.*, “Patterns of Thinking in Militant Extremism,” *Perspectives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 4, No. 2, 2009, pp. 256–271.

^④ Mitrut Andreea and Francois-Charles Wolff, “Investing in Children’s Education: Are Muslim Immigrants Different?,”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Vol. 27, No. 4, 2014, pp. 999–1022.

^⑤ 兰迪:《沙特阿拉伯恐怖主义犯罪预防制度研究》,载《北京警察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第100页。

发国家”，从而重现伊斯兰世界昔日的辉煌与荣耀。^① 这一历史发展规律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通过暴力手段扫除其实现进程中的障碍既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而个体为此献出生命不仅是神圣的，而且是有意义的。^② 上述对于过去、现在、未来、暴力、死亡等问题的先定理解便是启示主义的核心特征。启示主义虽然荒诞，但却能够借助一些穆斯林社区的动荡、解体和衰败而大行其道，因为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认知能力有限，进而盲目崇拜权威，僵化固守教条。上述原因为启示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条件，也让身处其中的青少年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接触此类错误观念。当这些观念积少成多时，就会潜移默化地改变一个人对自身和周边世界的看法，在他们的心中埋下随时可能爆发的隐患。当个体感到压抑、困惑、失落、苦闷却又无处宣泄时，他们就会不由自主地将错误观念当作走出困境的心理良药，而启示主义中所倡导的暴力和“圣战”，便可能为实施暴恐行径提供合理化的心理暗示。因此，这些个体不仅是启示主义的受害者，本身也在传播和生产极端的宗教意识形态。

第四，原教旨主义心理倾向。虽然原教旨主义也存在于各种宗教之中，但本文讨论的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中与极端主义相关的激进派思想。这种原教旨主义不仅宣扬极端思想，也鼓励极端行为，为建立宗教至上的教权主义国家可以不择手段，不顾后果。^③ 为达到这个目的，激进的原教旨主义通过曲解伊斯兰教教义，不仅四处散播仇恨、暴力与杀戮，而且极端偏执、对立和迷信。^④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原教旨主义在激进的青年学生中赢得了广泛支持。背后的原因既有中东地区持续动荡引发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也有西方国家干涉操纵中东事务所引发的仇恨对立，还有为抵制不平等的全球化而兴起的民族主义和宗教保守主义的煽动。^⑤ 只要这些问题不得到根本改善，激进

① Cole Bunzel, *From Paper State to Caliphate: The Ideology of the Islamic State*, Lond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6, pp. 18-19.

② 包澄章：《中东剧变以来的萨拉菲主义》，第 106-118 页；Stephen D. O'Leary, *Arguing the Apocalypse: A Theory of Millennial Rhetori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6；Charles B. Strozier and Katharine A. Boyd, "The Psychology of Apocalypticism," *The Journal of Psychohistory*, Vol. 37, No. 2, 2010, pp. 276-295；Mortimer Ostow, *Ultimate Intimacy: The Psychodynamics of Jewish Mysticism*, London: Karnac Books, 1995, p. 74.

③ 吴云贵：《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辨析》，第 14-20 页。

④ Charles B. Strozier et al., *The Fundamentalist Mindset: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Religion, Violence, and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40；Luke Galen, "The Fundamentalist Mindset: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Religion, Violence, and Hist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 Vol. 21, No. 3, 2011, pp. 237-241.

⑤ 阿不力孜江·沙吾提、古力斯坦·亚生：《当代伊斯兰极端主义兴起的原因及其影响》，第 152-154 页。

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难以根除,并千方百计地对那些世界观和人生观尚未定型的年轻人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也许短期内没有明显效果,但从长期来看却为恐怖主义敲响了警钟。

综上所述,权威主义、教条主义、启示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四种心理倾向会弱化个体的认知能力,使他们盲从权威、封闭僵化、乐于接受荒诞但确定的历史观,并为达到目的变得激进偏执、不计后果。这些异化的世界观往往滋生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地区,传播在生活挫败充满怨恨的人群中间,并通过他们差强人意的生活被反复印证和强化。上述三者之间的相互强化作用使得成长于这些地区的个体始终处于受宗教极端思想影响的高危状态,这提高了他们加入宗教极端组织、接受宗教极端思想、从事暴力恐怖活动的概率。

三、存在感的缺失

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希望追求有意义的目标,实现自身的价值,并获得他人的认同。^①这便是人之为人所天然具有的对存在感的渴望。它具体表现为对荣誉和正义的需求、对地位和金钱的追逐,以及因生活挫败而产生的怨恨、羞辱和报复心理。^②因存在感缺失而产生的焦虑会在某些诱发事件的催化下激发人们内心的行动欲望,成为实施暴力恐怖活动的心理诱因。^③存在感的缺失可进一步分为已有的存在感缺失、潜在的存在感缺失和可能的存在感获得三种类型。^④其中,已有的存在感缺失是指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正在经历的各种屈辱、困顿和绝望。潜在的存在感缺失是指可能遭受的威胁、排挤或损失,比如在政府担任公职、在衣着服饰上相对开放、在宗教活动中相对消极而被周围的穆斯林指责甚至敌视。这些压力会迫使个体为了合群而改变自身的言行举止和生活方式。^⑤可能的存在感获得是指从事某些活动而带来的刺激、认同和利益,一些欧美发达国家的年轻人

① Ernest Becker, *The Birth and Death of Mean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on the Problem of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71; Viktor E. Frankl *et al.*, *Man's Search for Ultimate Meaning*,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② Arie W. Kruglanski *et al.*, "Terrorism — A (Self) Love Story: Redirecting the Significance Quest Can End Violence," p. 559; Arie W. Kruglanski *et al.*, "On Motivational Readiness,"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121, No. 2, 2014, pp. 367-388.

③ Clark McCauley and Sophia Moskalenko, "Mechanisms of Political Radicalization: Pathways Toward Terrorism,"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 20, No. 3, 2008, pp. 415-433.

④ Arie Kruglanski *et al.*, "The Psychology of Radicalization and Deradicalization: How Significance Quest Impacts Violent Extremism," pp. 69-93.

⑤ 资料来源于笔者 2019 年 12 月的访谈。

不远万里加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正是基于这些目的。^① 上述三种因存在感缺失而产生的心理驱动力往往同时存在,共同驱动个体逐渐接受宗教极端思想乃至从事暴力恐怖活动。然而,这个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可以具体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动机的出现。所谓动机是指刺激个体从事某些行为的需求和欲望。^② 上文所说的三种因存在感缺失而产生的心理驱动力便属于这样的动机。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对伊斯兰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体系带来了强烈冲击,^③很多穆斯林因此倍感焦虑和困惑。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的调查,同等教育背景下,法国穆斯林移民青年的失业率要比法国本土青年高两倍,很多法国穆斯林移民因此陷入故乡难回、他乡难容的身份认同困境。^④ 上述两个例子便是已有的存在感缺失。笔者在丹麦曾经接触过一些穆斯林女青年,她们为避免来自家庭和社群的压力,难以嫁给心仪的非穆斯林男青年,因为这样她们很可能被原生家庭和亲朋好友排斥,从而丧失很多已有的社会资本,这便是潜在的存在感缺失。^⑤ 再比如,从事自杀式炸弹袭击的个体的驱动力往往来自献身“圣战”所带来的荣耀,或者死后进天堂的利益诱惑,这就是可能的存在感获得。^⑥ 这些动机所产生的驱动力,有的是推力,有的是拉力,不断吸引或迫使个体为获得存在感而拉近与极端主义的距离,甚至最终投身其中而获得心理的满足。

第二,狭隘的归因。所谓归因是指人们对身边发生的事件做出的解释。狭隘的归因是指对这些事件进行简单极端、无需验证、散播仇恨的解释,它往往将矛头对准他人或外部环境,极少反思自身存在的问题。^⑦ 以法国为例,虽然法国的穆斯林整体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其下层群体因缺少政治参与渠道、优质教育

① Daniel Koehler, “Right Wing Extremist Radicalization Processes: The Formers’ Perspective,” *Journal Exit Deutschland*, Vol. 1, No. 2, 2014, pp. 307–377.

② Andrew J. Elliot, “The Hierarchical Model of Approach-Avoidance Motivation,” *Motivation and Emotion*, Vol. 30, No. 2, 2006, pp. 111–116; Martha Crenshaw, “The Psychology of Political Terrorism,” in Margaret G. Hermann, ed., *Political Psychology: Contemporary Problems and Issues*, London: Josey-Bass, 1986, pp. 379–413; Jeff Victoroff, “The Mind of the Terrorist: A Review and Critique of Psychological Approache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9, No. 1, 2005, pp. 3–42.

③ 肖宪:《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15 页。

④ 安替:《法国骚乱:93 省的问题》,载《中国新闻周刊》2015 年 11 月 21 日,第 51 页。

⑤ 资料来源于笔者 2014 年 6 月的访谈。

⑥ Anne Speckhard and Khapta Akhmedova, “Talking to Terrorists,” *Journal of Psychohistory*, Vol. 33, No. 2, 2005, pp. 125–156.

⑦ D. L. Penn, L. J. Sanna and D. L. Roberts, “Social Cognition in Schizophrenia: An Overview,” *Schizophrenia Bulletin*, Vol. 34, No. 3, 2008, pp. 408–411.

资源和良好工作机会而被社会完全边缘化。^① 与他们的父辈不同,一部分年轻的穆斯林移民放弃了和平表达诉求以融入法国社会的努力,选择焚烧汽车、打砸公共设施等暴力行为来报复社会。^② 而报复社会事件进一步加剧了穆斯林群体与主流社会的对立,伊斯兰极端主义在法国的传播正是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③ 这种思想是典型的狭隘归因,它认为现代化和世俗化阻断了穆斯林世界的辉煌历史,一切挫折和失败都是因为没有严格依据伊斯兰教法行事,要重塑辉煌就必须与“非法”的世俗政府及其支持者进行战斗,为了这一神圣目的,一切手段都是正当的。^④ 不过这种狭隘的归因要在个人心中扎根,还需要经历下文谈到的三个阶段。

第三,意志力的失控。所谓意志力是指个人为了达到某种目标而对其情绪、需求和想法的控制。^⑤ 是否具有较强的意志力又与个人对自我身份的认同程度具有重要的关系。^⑥ 经济社会发展困境和文化上的边缘地位是导致身份认同焦虑的重要原因,这也是很多穆斯林出现意志力失控的根源所在。比如,部分中东国家的穆斯林生活在贫困动荡的环境中,难免不发出“我是谁”“我为什么会这样”“我又该如何走出困境”的疑惑。即便生活在欧美发达国家的穆斯林,虽然衣食无忧,但仍难以摆脱身份认同焦虑。他们一方面接受主流社会的教育,耳濡目染着主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在价值观念和文化习俗上与主流社会处于割裂状态,两者间不可避免地产生张力。^⑦ 根据皮尤中心的调查,只有42%的

① 陈新丽、冯传禄:《法国“伊斯兰恐惧症”的症结与出路》,载《欧洲研究》2016年第5期,第111-125页;储殷、唐恬波、高远:《欧洲穆斯林问题的三个维度:阶级、身份与宗教》,载《欧洲研究》2015年第1期,第1-20页。

② 王启超、李小松:《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的回顾与思考》,载《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第21-24页;彭姝祎:《当代穆斯林移民与法国社会:融入还是分离?》,载《西亚非洲》2016年第1期,第44页。

③ 万婧:《“伊斯兰国”的宣传》,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10期,第96-110页。

④ Gerard Saucier *et al.*, “Patterns of Thinking in Militant Extremism,” p. 265.

⑤ Martin Hautzinger, “Action Control in the Context of Psychopathological Disorders,” in Julius Kuhl and Jurgen Beckmann, eds., *Volition and Personality: Action Versus State Orientation*, Göttingen: Hogrefe, 1994, pp. 209-215; Julius Kuhl, “A Theory of Action and State Orientations,” in Julius Kuhl and Jurgen Beckmann, eds., *Volition and Personality: Action Versus State Orientation*, pp. 9-46.

⑥ R. A. Wicklund and P. M. Gollwitzer, *Symbolic Self-Completion*, Hillsdale: Erlbaum, 1982, pp. 23-35.

⑦ Alec G. Hargreaves, *Immigration, Race and Ethnicity in Contemporary France*, London: Routledge, 1995, p. 71; Neil MacMaster, “The Seuil de Tolerance: The Uses of a Scientific Racist Concept,” in Maxim Silverman, ed., *Race, Discourse and Power in France*, London: Avebury, 1991, pp. 126-157.

法国穆斯林移民认为自己首先是法国人;而对法国基督徒来说,这一比例却高达 83%。^① 身份认同困惑所带来的焦虑、混乱和压抑,久而久之会让人们失去自控力,进而可能更容易接受宗教极端思想的蛊惑。^②

第四,对确定性的寻求。面对失控的情绪,人们往往会通过寻求确定性来获得内心的平静。^③ 对穆斯林来说,伊斯兰教便成为他们天然的选择。在阿拉伯国家的石油美元支持下,“一座又一座拥有大圆顶、宣礼塔的清真寺开始在西欧城市兴建,形成穆斯林移民们的精神堡垒”。^④ 与此同时,一些穆斯林移民还通过拒绝在学校食堂用餐、穿戴保守宗教服饰、自学《古兰经》课程以及频繁去清真寺礼拜等方式,刻意彰显自身的宗教属性。^⑤ 然而,在这些移民寻求确定性的过程中,一些宗教极端思想也不可避免地渗透进来。这种渗透一方面借助新兴的社交平台进行,^⑥另一方面通过给孩子送零食、玩具,陪他们玩耍等传统方式实现,让人们在卸掉心理防备的同时不经意间就被吸引。^⑦ 类似情况也出现在中东国家的穆斯林聚居区,当政府无力提供医疗、教育、安全等基本公共物品时,极端组织就会乘虚而入,借着为充满绝望和恐惧的人们提供“帮助”的契机,潜移默化地兜售宗教极端思想。^⑧

第五,认知闭环的形成。所谓认知闭环是指一个从“不满境遇”到“解决方案”的因果解释链。对那些在焦虑不安中寻求确定性的人们来说,一个简单可行的解释要比科学全面的论证更能满足他们的需要,而伊斯兰极端思想正是抓住

① “The Pew Global Project Attitudes, Muslims in Europe Economic Worries Top Concerns About Religious and Cultural Identity,” *The Pew Research Center*, <http://www.Pewglobal.org/files/pdf/7-6-06.pdf>, 上网时间:2020 年 11 月 25 日。

② Randy Borum, “Psychological Vulnerabilities and Propensities for Involvement in Violent Extremism,” p. 298.

③ L. Festinger, “A Theory of 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es,” *Human Relationships*, Vol. 7, No. 2, 1954, pp. 117-140.

④ 李明欢:《多元文化主义在欧洲的理想与困境——以西欧穆斯林移民社群为案例的分析》,载《国外社会科学》2010 年第 6 期,第 102 页。

⑤ 严明:《巴黎骚乱与“法国在燃烧”》,载《中国记者》2005 年第 12 期,第 12 页;郭灵凤:《欧洲穆斯林“头巾”事件:代际差异与社会融合》,载《欧洲研究》2010 年第 4 期,第 105 页。

⑥ Peter Bergen, *The Osama bin Laden I Know: An Oral History of Al Qaeda's Leader*, New York: Free Press, 2006, p. 318; Carl Ciovacco, “The Contours of Al Qaeda's Media Strategy,” *Studies in Conflict and Terrorism*, Vol. 32, No. 3, 2009, pp. 853-875.

⑦ 万婧:《“伊斯兰国”的宣传》,第 96-110 页;李宁:《“伊斯兰国”影响下的西方青年极端化现象分析》,《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 年第 6 期,第 88-105 页。

⑧ Eli Berman and David D. Laitin, “Religion, Terrorism and Public Goods: Testing the Club Model,” p. 1945; James Love, *Hezbollah: Social Services as a Source of Power*, p. 214; Bruce Hoffman, *Inside Terrorism*, p. 22.

了人们内心的这种渴望。^① 它非黑即白的表述、对开放性的排斥、对原教旨主义的坚持正是一种典型的认知闭环。^② 但这一闭环的形成并不会一蹴而就,而是要经历一个接近和回避的动态拉锯过程。上文所述的因存在感缺失而引发的焦虑、对这种焦虑的狭隘归因、由此产生的意志力失控,以及为获得内心平静而对确定性的寻求,正是这样一个过程。最终,经过对不同选择的反复权衡,一些穆斯林便形成了这种带有宗教极端色彩的认知闭环。而它一旦形成,便具有了隔绝其他合理选项的排他性。相对而言,身陷贫困并缺乏教育的穆斯林因为没有更好的人生选择,更容易被这种封闭的错误认知所蛊惑。^③

四、极端思想的鼓动

宗教极端思想是指一系列正邪对立、绝对化、散播仇恨和鼓吹暴力的价值观念。如果说政治失语、经济剥夺、社会歧视、文化边缘只是为恐怖分子的成长提供了土壤,那么宗教极端思想便是那粒关键的种子,当两者充分结合在一起时,个人便有了更多走上极端主义道路的可能性。^④ 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二元对立。二元对立是指我们和他们、正义与邪恶、神圣与世俗、好与坏的两极对立。它是伊斯兰极端思想的基本预设,也是其倡导暴力恐怖活动的基本前提。比如它将世界划分为“乌玛及其敌人”,而敌人又包括作为“远敌”的美国及其盟友,以及作为“近敌”的腐朽堕落的阿拉伯政权。^⑤ 它还将西方看作贪婪、自私和纵欲的代表,充斥着堕落和罪恶,而极端组织和极端分子则是抵御西方恶魔侵略的“拯救者”,其所领导的“圣战”是对异教徒压迫穆斯林的反抗,是在勇敢地捍卫伊斯兰。这既是“乌玛”的集体责任,也是每个穆斯林不可推卸的神圣义务。^⑥ 这种二元对立将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并为其披上宗教的神圣外

① Arie W. Kruglanski and Donna M. Webster, “Motivated Closing of the Mind: Seizing and Freezing,”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103, No. 2, 1996, p. 263.

② Michael A. Hogg, Arie Kruglanski and Kees van den Bos, “Uncertainty and the Roots of Extremism,”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Vol. 69, No. 3, 2013, pp. 407-418.

③ 李向平:《宗教发展及其社会救助模式》,载《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26-30页。

④ Vaira Vike-Freiberga and Peter R. Neumann, “Violence and Its Causes,” *ICSR*, October 26, 2015, <https://icsr.info/2015/10/26/violence-causes/>, 上网时间:2020年11月25日。

⑤ 钱雪梅:《基地的“进化”:重新审视当代恐怖主义威胁》,第125页。

⑥ 同上。

衣,从而让那些在焦虑中挣扎的人们感觉像是找到了自我解脱的灵丹妙药。^① 当他们受这种神圣目标的蛊惑越陷越深时,就会变得愈发虔诚、愤怒和激进,直至心甘情愿为“圣战”献出自己的生命。^② 不过,这一过程的实现还需要宗教极端思想另外两个特征的助推。

第二,夸大威胁。沿着二元对立的预设,夸大邪恶敌人对正义穆斯林世界的威胁,就成为论证暴力合法性的必然选择。类似论调频繁出现在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表述之中,如“现代社会就是一个灾难”“美国就是当代的新十字军”“乌玛正在遭受最严重的侵略”等。^③ 夸大威胁的目的在于警告人们,他们正处于危险之中,唯有坚定信仰,采取“圣战”方式,才能走出困境。而要证成暴力的合法性,这种威胁论还需要散播仇恨、贬低敌人,瓦解他们的权威。通过上述方式,宗教极端思想让人们相信他们为信仰而对敌人进行“圣战”不是作恶而是行善,这实际上帮助他们克服了实施暴力恐怖活动的心理障碍。^④

第三,鼓吹胜利。尽管有了上述铺垫,但投身恐怖主义毕竟是一项高风险且没有回头路的事业,因此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断保持参与者对成功的确信。首先,伊斯兰极端主义企图为这一事业披上神圣的外衣,并承诺各种精神和物质上的回报来激励参与者。其次,恐怖分子非常擅于粉饰和包装自己的斗争策略,以造成胜利在望的假象。比如他们会用先知默罕默德当年撤退成功的经历来鼓舞追随者,以证明他们选择躲避是为了更好地打击敌人。^⑤ 最后,恐怖分子常试图通过唤起追随者对伊斯兰辉煌历史的自豪感,以提振追随者的信心和士气。比如“基地”组织的扎瓦希里就宣称自己建立的“哈里发国家”必将战胜美国及其犹太人政府,而伊斯兰终将恢复其荣耀。^⑥ 这些观点虽然漏洞百出,但经过千百次的重复,仍然可以对追随者产生巨大的鼓舞力量。

具备上述三大特征的伊斯兰极端思想进而具有三大功能:第一,提供确定性。这种确定性首先体现在极端思想二元对立的特征上,好与坏、善与恶这类既简单直白又截然对立的表达特别能够迎合那些思想摇摆却又迫切需要确定性的

① Jeremy Ginges and Scott Atran, “Noninstrumental Reasoning over Sacred Values: An Indonesian Case Study,” *Psychology of Learning and Motivation*, Vol. 50, No. 2, 2009, pp. 193–206.

② Scott Atran, Hammad Sheikh and Angel Gomez, “Devoted Actors Sacrifice for Close Comrades and Sacred Caus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 111, No. 50, 2014, pp. 17702–17703.

③ Randy Borum, “Understanding Terrorist Psychology,” in Andrew Silke, ed., *The Psychology of Counter-Terrorism*, London: Routledge, 2010, p. 12.

④ Ibid., p. 10.

⑤ 钱雪梅:《基地的“进化”:重新审视当代恐怖主义威胁》,第 129 页。

⑥ 同上,第 130 页。

个体的需要。其次,这种确定性还体现在极端思想对胜利的鼓吹上。这种鼓吹的高明之处在于它首先承诺了一种不容置疑、披着神圣外衣的胜利前景,按此逻辑,眼前的挫败也就变成了胜利在望的前奏。当上述内容借助先知的话语,通过讲经布道或网络媒体,以温情、神圣或诱惑的方式一遍遍出现在那些迫切需要抚慰的人们面前时,其产生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是无比巨大的。

第二,帮助克服心理障碍。这里的心理障碍主要是对人性的违背和对死亡的恐惧两种,而极端思想夸大威胁、贬低敌人、鼓吹胜利的特点恰恰可以帮助克服这些障碍。首先,极端思想通过极力贬损敌人,并无限夸大他们的威胁,让敌人变得面目可憎,不再具有人格尊严,从而可以任意伤害和杀戮。其次,极端思想首先借助先贤的庇佑让追随者相信自己可以战无不胜,再通过“圣战”的神圣性给这种臆想附加一层宗教的光环,最后用天堂的永生给他们提供一条无法证伪但又无比神往的归途。通过这些手段,极端思想就可以持续不断给追随者输入必胜信念,帮助他们克服对死亡的恐惧。对这种精心设计的套路,那些头脑简单且人生灰暗的追随者往往都缺乏辨别和抵抗的能力。

第三,便利组织的整合。极端思想首先提供了一套对组织成员行为进行判断的参照标准:对极端思想阐释权的掌握决定了领袖的权力地位,而对领袖的指令贯彻是否到位决定了谁是积极分子,谁是一般成员,谁是异见者甚至投机者。^①依据这套标准,不同的组织成员对自己的行为建立预期。这既为他们建立了自我管理的标准,也为组织对其成员进行奖惩提供了依据。当每个人都能因其行为被肯定而感到鼓舞,因其行为被否定而感到愧疚时,组织成员对组织的信任和忠诚便建立起来,整个组织因此具有了凝聚力和战斗力。^②其次,通过夸大威胁、宣扬对抗,极端思想又可以始终保持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并实现组织的不断整合。实际上,极端思想和极端组织之间是共生共存、彼此成就的关系,极端思想需要借助极端组织的力量进行宣传 and 动员,而极端组织也需要借助极端思想的力量实现发展和壮大。

五、极端组织的改造

有研究认为,伊斯兰极端组织可以给予失意者关怀和归属感,^③缓解他们混

^① L. Festinger, “A Theory of 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es,” pp. 117-140.

^② D. Webber *et al.*, “Using a Bug-Killing Paradigm to Understand How Social Validation and Invalidation Affect the Distress of Killing,”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 39, No. 4, 2013, pp. 470-471.

^③ Michael Munger, “Preference Modification vs. Incentive Manipulation as Tools of Terrorist Recruitment: The Role of Culture,” *Public Choice*, Vol. 128, No. 1, 2006, pp. 131-146; (转下页)

乱不安的心理状态,^①强化他们的忠诚并鼓舞他们的信念和斗志。^②因此,有效维系这些组织的运行便成为个体完成激进化转变的一个关键问题。然而,极端组织的发展却面临一系列内部和外部障碍。^③其中,内部障碍主要来自组织成员(或派系)之间围绕领导权、利益分配以及战略战术上的重大分歧。这些分歧进而引发组织成员间的猜忌和争斗,导致他们相互消耗、失望倦怠,以致丧失动力。当这种内耗长期无法解决时,组织就会丧失对外部压力的感知和回应能力,从而自我瓦解。^④外部障碍是指组织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外在挑战,主要包括失去外部支持的风险、与其他组织的竞争,以及杜绝某些外在目标对组织成员的吸引,如使组织成员接受正规教育、就业、经济救助和其他社会福利。具体来说,没有一个组织可以离开经费、武器、培训、信息情报等各种资源的外部支持而发展壮大。当一个组织无法展现出吸纳这些资源的能力时,便丧失了对其成员的吸引力。^⑤有些人因此会见异思迁(如试图回归正途或改换门庭)、趋于保守,或者变得更加激进。组织内部的分歧最终会损害组织的凝聚力,导致组织走向衰落。^⑥

要克服上述障碍,极端组织必须不断完成整合和重构,以维系其战斗力和凝聚力。在此过程中,极端组织会不断通过以下三种手段促使其成员尽快完成激进化转变,以配合组织发展的需要。

(接上页注^③) J. M. Post, “Hostilité, Conformité, Fraternité: The Group Dynamics of Terrorist Behavi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roup Psychotherapy*, Vol. 36, No. 2, 1986, pp. 211–224.

① Michael A. Hogg and Janice Adelman, “Uncertainty Identity Theory: Extreme Groups, Radical Behavior and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Vol. 69, No. 3, 2013, pp. 436–454; Michael A. Hogg, Christie Meehan and Jayne Farquharson, “The Solace of Radicalism: Self Uncertainty and Group Identification in the Face of Threat,”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46, No. 6, 2010, pp. 1061–1066; Michael A. Hogg, Arie Kruglanski and Kees van den Bos, “Uncertainty and the Roots of Extremism,” pp. 407–418.

② Henry E. Brady, Kay Lehman Schlozman and Sidney Verba, “Prospecting for Participants: 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the Recruitment of Political Activist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3, No. 2, 1999, pp. 153–168.

③ Audrey Kurth Cronin, “How Al-Qaida Ends: The Decline and Demise of Terrorist Group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1, No. 1, 2006, pp. 7–48; Brian A. Jackson, “Organizational Decision-Making by Terrorist Groups,” in Kim Cragin and Paul K Davis, eds., *Social Science for Counterterrorism: Putting the Pieces Together*, Santa Monica: RAND, 2009, pp. 209–256.

④ C. R. McCauley and M. E. Segal, “Terrorist Individuals and Terrorist Groups: The Normal Psychology of Extreme Behaviour,” in Martin Ramirez and David Benton, eds., *Terrorism: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Seville: Sevil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41–64.

⑤ Randy Borum, “Understanding Terrorist Psychology,” p. 17.

⑥ Audrey Kurth Cronin, “How Al-Qaida Ends: The Decline and Demise of Terrorist Groups,” pp. 7–48.

第一,强化组织的凝聚力。如何塑造组织的凝聚力是成功化解组织内外部压力的关键因素。为此,极端组织首先需要树立一个“克里斯马”式的、在思想上极端且纯粹的领袖。这在“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发展历程中都有清晰的呈现。无论是本·拉登还是巴格达迪,都是这种魅力超凡的领袖,而在他们被美军打死后,其继任的领导人并未给人留下多少印象,而他们所领导的组织也不可避免地遭遇了调整的阵痛。^①其次,极端组织必须不断强化组织规范的权威,增加违规成本,以便淘汰甚至清除态度摇摆的不坚定分子,这是强化组织内聚力以筛选出积极分子的必要手段。^②一位魅力型领袖和一套极端纯粹理念的存在有利于使这些工作更好地开展。最终,上述过程会使激进的领袖、观念、组织以及个人历经淘汰保留下来,构成一个更加团结和坚定的集体。^③个人在此过程中将逐步克服从事暴力恐怖活动的心理障碍,完成激进化的转变。

第二,强化组织的极端思维。几乎每一个极端组织都会通过不断极端化的战略使自己在竞争中胜出。究其根源,这首先是组织领袖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其极端且纯粹的理念。其次,在组织之间和组织内部竞争中胜出的往往是更为极端的一方。越激进的组织往往表现得越有信念和行动力,显得更有吸引力,这会迫使组织采取更加激进的策略以获得更好的发展资源和机会。^④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组织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竞争,其结果同样是越极端、越有魅力,进而获利越多。^⑤再次,极端的观点在组织达成共识的过程中更有号召力。相比温和或暧昧的观点,极端的观点更为简单清晰,更具有确定性,更容易获得多数人

^① Joshua Geltzer, *US Counter-Terrorism Strategy and al-Qaeda: Signalling and the Terrorist World-View Reprint*, London: Routledge, 2011, p. 83.

^② Daniel C. Feldman, “The Development and Enforcement of Group Norm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9, No. 1, 1984, pp. 47–53; D. J. Terry and M. A. Hogg, “Group Norms and the Attitude-Behavior Relationship: A Role for Group Identifica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 22, No. 8, 1996, pp. 776–793.

^③ C. R. McCauley and M. E. Segal, “Social Psychology of Terrorist Groups,” in Clyde A. Hendrick, ed., *Group Processes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Review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Newbury Park: Sage, 1987, pp. 231–256.

^④ M. Cikara, M. M. Botvinick and S. T. Fiske, “Us Versus Them: Social Identity Shapes Neural Responses to Intergroup Competition and Harm,”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 22, No. 3, 2011, pp. 306–313; Jacob M. Rabbie and Gerard Wilkens, “Intergroup Competition and Its Effect on Intragroup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1, No. 2, 1971, pp. 215–234.

^⑤ Morton Goldman, Joseph W. Stockbauer and Timothy G. McAuliffe, “Intergroup and Intragroup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13, No. 1, 1977, pp. 81–88; Colin Jennings and Hein Roelfsema, “Civil Conflict, Federalism and Strategic Delegation of Leadership,”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5, No. 4, 2008, pp. 557–573.

的理解和支持。^① 最终,个人的观点在这种整体非理性的氛围下会不由自主地趋于激进化,这其实是个人在极端组织中立足和生存的必然选择。^②

第三,强化个人的组织身份,消解其责任和意识。首先,强化组织内聚力和极端思维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消解“小我”、塑造“大我”的过程。在此,一切个人的、自私的、狭隘的、摇摆不定的观念都会被逐一清理干净,而顽固不化者会被彻底边缘化甚至清除出组织。其次,组织还会通过亲人、朋友、战友等各种纽带将个人与组织捆绑在一起。这些纽带本身就是组织形成过程中业已存在的关系网络,其既有情感功能(如相互慰藉),也有利益功能(如日常互助),从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对个人进行严密控制。再次,当个人彻底融入组织并以组织名义行事时,其自我意识和自我约束就会不断弱化,会认为自己的违法行为更多应由组织而非自己负责。^③ 比如,他们会将责任推给上级,认为自己只是执行命令而已;或者把责任推给其他成员,认为这是集体的决策。^④ 最终,组织对个人的支配和个人对组织的依附,不断消解个人的责任和自我意识,以此强化他们对组织规范的遵从。

六、讨论和结论

借助“个体社会心理”这一微观分析视角,本文归纳了“世界观的异化”“存在感的缺失”“极端思想的鼓动”“极端组织的改造”四个推动伊斯兰极端分子激进化的要素,分析了它们发挥作用的内容,厘清了它们发挥作用的原因,梳理了它们发挥作用的逻辑关系,呈现了它们发挥作用的差异性和重要性,从而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伊斯兰极端主义行动的发生机制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具体来说,“世界观的异化”表现为权威主义、教条主义、启示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四种心理倾向。它们增加了个体从事伊斯兰极端主义活动的可能性。“存在感的缺失”为个体从事极端主义活动提供了行为动机,并通过狭隘的归因、意志力的失控和认知闭环的形成三个环节,为他们接受宗教极端思想、加入宗教极端组织、从事暴力恐怖活动提供了必要的铺垫。尽管如此,“极端思想的鼓动”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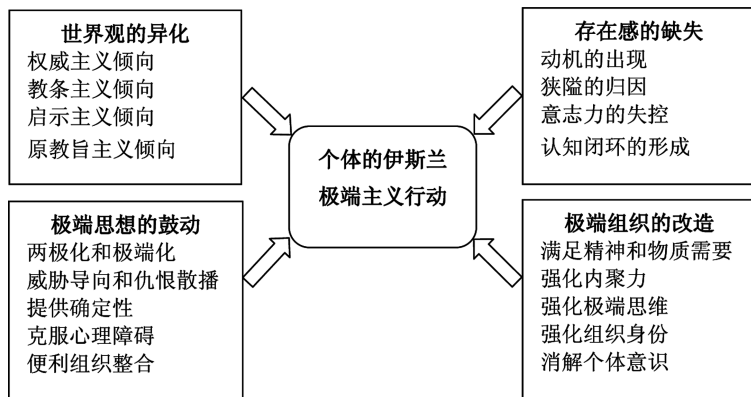
① James K. Esser, “Alive and Well After 25 Years: A Review of Groupthink Research,”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Vol. 73, No. 2, 1998, pp. 116–141.

② Daniel J. Daniel, “Group Polarization: A Critical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50, No. 6, 1986, pp. 1141–1151; Eteri Tsintsadze-Maass and Richard W. Maass, “Groupthink and Terrorist Radicalization,”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 26, No. 5, 2014, pp. 735–758.

③ Ed Diener, “Deindividuation, Self-Awareness and Disinhibi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37, No. 7, 1979, pp. 1160–1171; Tom Postmes and Russell Spears, “Deindividuation and Antinormative Behavior: A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 123, No. 3, 1998, pp. 238–259.

④ 方金英:《国际宗教恐怖主义现状》,载《国际资料信息》2002年第5期,第10页。

个体走上极端主义的道路上仍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其在宣扬二元对立的极端观点、散布威胁和仇恨导向的言论,以及缓解个体焦虑和塑造成功确信这三个方面都更为高效。同时,它还有助于克服个体从事极端活动的心理障碍并有利于极端组织的整合。最后,“极端组织的改造”在个体演变为恐怖分子的道路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极端组织可以满足个体在精神(如价值观、归属感、确定性)和物质层面的很多需要,并通过不断强化其极端思维和筛选出更纯粹的战士,使他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最终这个不断消解个体的自我意识和责任意识的过程会弱化他们对违法行为的自我约束,并强化他们对组织规范的服从。



“个体社会心理”视角下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行动分析图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四个要素之间并不是线性递进的关系,而个体也不是必须经历所有阶段才能最终成为恐怖分子。比如,有的人可能并没有什么明确的世界观,也未必清晰地了解自己的需求,他们只是为了寻求刺激而被极端组织招募,被极端思想洗脑,然后成为恐怖分子。再如,宗教极端思想和宗教极端组织对个人的影响往往是同时存在且相互强化的,且没有先后之分。以此类推,世界观念的异化和存在感的缺失也可能同时发生并相互作用在个体身上,并对他们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对四种要素的区分主要是为了便于分析,而非强调时间过程上的先后顺序。

然而,这四个要素在重要性上却存在差异。其中“世界观念的异化”和“存在感的缺失”主要与个体相关,是促进个体完成激进化转变的内在因素;“极端思想的鼓动”和“极端组织的改造”主要通过极端组织这一中介与个体产生互动,是促进个体完成激进化转变的外部因素。一般而言,内在因素的存在会极大降低外在因素发挥作用的成本。一个世界观念已经异化的个体,可能只需稍加鼓动,就会被极端组织改造为一名坚定的战士。但这不是必须的,因为异化的世界观念和缺失的存在感也可以通过极端思想的鼓动和极端组织的改造而形成,但这种方式要耗费更多周折和精力。外在因素在个体的激进化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内在因素只是使其更好发挥作用的助燃剂。

(责任编辑:包澄章 责任校对:章远)